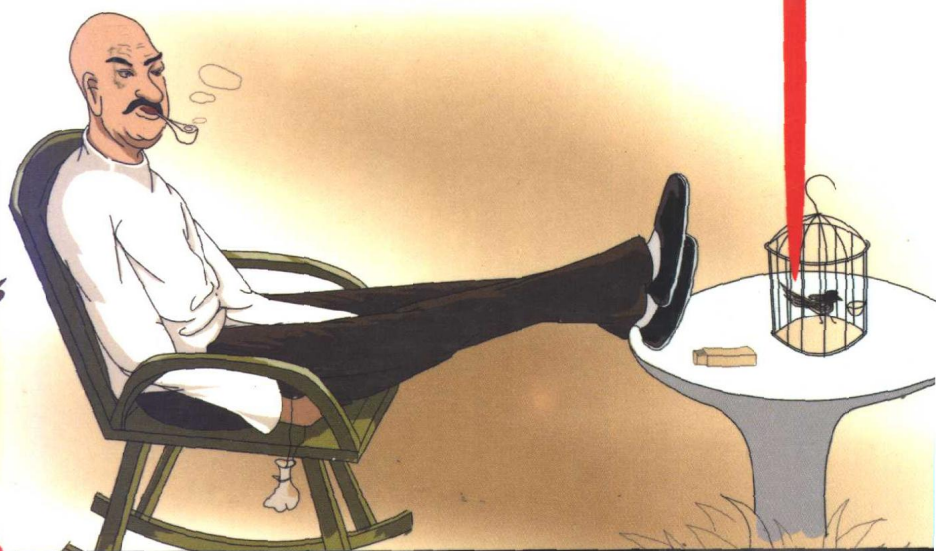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城市的爷

李景峰 主编 谈 歌 著



- 厕 殤
- 猴 事
- 不服气你去试一试
-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大衆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精选

名家名篇精选

名家名篇精选

名家名篇精选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不亦快哉丛书

Inv. 7.7

98656

城市的斧

李景峰 主编 谈 歌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爷/谈歌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不亦快哉丛书/李景峰主编)

ISBN 7-80171-042-8

I. 城…

II. 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153 号

城市的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7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71-042-8/I·26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目
录

不服气你去试一试 / 1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 70

阳光下的冲突 / 128

城市警察 / 188

厕殇 / 237

猴事 / 261

城市的爷 / 302

不服气你去试一试

那天,太阳像一枚烧红的金币高高地悬在空中,被各种各样发财梦勾得欲火万丈的各色人等,都赤着眼睛在匆匆地东奔西走。我则站在省会A市那快要烤熟了的马路沿上犯傻,我当时怀着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被来来往来的汽车中的任何一辆轧成肉饼。我并不在乎是高档车还是低档车,进口车还是国产车。由此看来,我这人还不那么崇洋媚外。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古今中外文人墨客有投河的跳井的上吊的服毒的还没有钻汽车轱辘的。我就有了要填补这项空白的野心。

狡猾的毛毛一定发现了我妄图彻底“光荣”一回的动机,就猎狗一样敏捷地从后边扑上来。她揪住我的脖领子,扇了我两个非常嘹亮的耳光。我立刻眼冒金星,暗暗称赞这个臭娘们出手不凡。由此相信世界上的母老虎决不是纸老虎。

毛毛显然是急眼了,她像只被火烧着了屁股的猴子,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两只大眼睛像凶猛的大灰狼一样盯紧了我,她尖着嗓子吼:“你他妈的还像个老爷们吗?”

我悲哀地仰天长叹:“我已经不在乎我到底是个老爷们还是老娘们,我们都赔到了这种无产阶级的光荣境界,我已无颜见江

东父老。”

毛毛冷冷地说：“现在江东父老都不在乎无产阶级感情了，我们还在乎个屁！再说这年头脸皮最不值钱，做人就要王八蛋一点儿才行。”

我痛苦地摇摇头，壮烈地说：“生当作人杰，死也当鬼雄，就是不当王八蛋。”

毛毛吼叫：“历史已经把王八蛋的光荣称号授予了你，你别无选择。”

我猛然被这个臭娘们骂醒了，猛然悟到当活着的王八蛋应该比当死了的王八蛋好得多。而且我若当了死王八蛋，毛毛就会又找一个新的王八蛋去山盟海誓鬼混爱情。为了不让她另觅新欢的阴谋得逞，我立刻放弃了轻于鸿毛也放弃了重于泰山，拉着毛毛那软软绵绵的小手奔了火车站。

天知道，也许我真不该和毛毛认识，如果不认识这个小娘们，我现在很可能还是一颗暂时不会生锈的革命螺丝钉。还很可能混入劳模的行列，戴个大红花什么的。可而今我重新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悲哉！

那年，我在高考中全军覆没。按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无产阶级传统，我顶替我那烧锅炉的父亲进厂当了锅炉工。本来我立志要把老爷子烧过的革命炉火烧得更红，可不幸我偏偏在舞场上和毛毛相识，更不幸的是我被这个小狐狸精入木三分地迷住了。那天，我小心翼翼地搂着这个小狐狸精在舞厅里兜圈子。现在回忆，大概像搂着一棵东北大人参那样珍贵。

转了第一圈，我就丧心病狂地表扬她漂亮，我说你若早生一百来年，西太后只有蹲冷宫的份了，中国的近代史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她嘿嘿一笑，便投桃报李地表扬我酷得挺像高仓健

的。我纠正她说我不姓高,也不知道高家庄的地道里到底能装多少水。她说你姓不姓高没关系,外国也有姓高的比如高尔基。她说外国老爷们才有味道,有美元的外国老爷们更有味道。我发现她挺卖国主义的,就趁机把我有生以来记住的什么佐罗杜丘鸠山猫眼司令猪头小队队长等等这些外国老爷们的名字跟她乱侃,她听我侃完了就夸我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于是,在卖国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就情深意长了。

转了第二圈,她说她十分想赚钱,更想赚大钱。我说我家祖宗八代都想发财,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最终只混到了下中农的水平,至今还远远不够小康。她遗憾万分地说我们都辜负了党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我紧忙说就是就是,应该一切向钱看。于是我们就英雄所见略同了。

转了第三圈,她说她不仅想发财而且想当曹雪芹那样的大作家。我忙说我几乎每天晚上做梦都跟曹雪芹在一个办公室上班,总梦见曹雪芹当科长我当副科长。她说她很想写一本小说,一本让所有的人读过之后都会脑袋“嗡”的一声傻半天的小说。我说我十分崇拜女作家,更崇拜像您这样能让人傻半天的女作家,如果您不嫌弃,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搞创作,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写出一本能气得曹雪芹再死一回的惊世之作,不让全国人民傻半天也要傻上一两个钟头。至少我们能当李小白杜二甫苏西坡什么的。她听了高兴得咯咯笑,是小母鸡下蛋的那种咯咯的笑法。特别抒情。她笑完了就说你真可爱。我忙说等我们拿了诺贝尔奖金就更可爱。她就忙着问诺贝尔是摇奖还是抽奖?我说不管摇奖还是抽奖都不怕,我们的手气脚气都很好。诺贝尔这个美国佬的美元我们是拿定了。于是,在诺贝尔的鼓舞下,我们就火热地爱情起来了。

跳完了舞,我们就勇敢地加入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行列。由

此,我俩就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一塌糊涂地干了三年多。我们不逛商场不看电影不打麻将不去排队买股票连舞也不再跳,还经常隔三差五地请事假泡病号,以致先后被各自的单位炒了鱿鱼。我们像亡命徒似地恨不得把脑袋按在稿纸上当笔使。但三年下来除了退稿就是退稿,以致后来各文学杂志社因经费紧张连稿也不退了。于是,我俩越干越糊涂,弄不清楚是我们在干文学还是文学在于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一个个发了横财的大款挥金如土灯红酒绿大鱼大肉地死吃,我俩便深深怀念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岁月。那真是穷人的天堂啊。

“我不想再干了。现在作家过剩,傻瓜才想当作家。”毛毛终于哀嚎起来,红红的眼睛盯着我,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小母狼,要扑上来咬我一口的架式。

“坚持就是胜利。”我作出微笑状,作出一副胜利向我们招手曙光在前头的神态。可我心里也跟毛毛一样悲哀。如今作家已不再神圣,文学也失去辉煌,好比做一场游戏,轮到他们时,他们无理地改变了游戏规则。

那天,市文联的牛坦然作家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和毛毛到他那里去,要谈一谈我们写的那个中篇小说。

有戏?! 我们像一壶冷透了的水又猛然热到了沸点,像跌到底的股票又有了反弹的迹象。

牛坦然是市文联的一级作家。1957年入了文学道,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摘了帽子,就兴高采烈地猛写一气,中篇短篇发表了不少,在全国全省获过奖。牛作家很牛,是市文联作家中的头把交椅。我和毛毛对他佩服得肝脑涂地稀里糊涂。有一度恨不得为他当牛作马作儿孙。

于是,我和毛毛就怀着朝圣的心情去拜谒牛坦然作家。以往拜见牛作家,都是牛作家指定某一处酒家或餐馆,再由我们去

订座,自然是由我们一方出血。牛作家虽有许多稿酬,但那都是精神产品的结晶,不宜做物质享受。而今天牛作家在电话里说他不餐馆,说他前些日子给人家写报告文学吃了几回请,把肚子吃坏了,现在一见到餐馆就想去厕所。所以让我和毛毛去他家。(市文联因为经费紧张,去年就把房子分别租给了几个什么开发公司,作家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都坐在家里办公了。)

我们有幸和牛作家结识,是毛毛牵的线。牛作家是毛毛的哥哥的同学的姐夫的姐夫的姐夫。于是我和毛毛为了增加亲属感,也就不经牛作家批准,擅自称他姐夫了。牛作家笑呵呵地笑纳了这个职务。他似乎很高兴当我们的姐夫。

姐夫在他那间烟雾缭绕的书屋里接见了我们。姐夫十分激动的样子,开始语无伦次地高度评价:“你们这篇东西初看不是东西细看真是篇好东西。而好东西是只可品尝而不可评论的,一经评论就成了鱼香肉丝或者西红柿炒鸡蛋。我很认真很粗糙地看了两遍,我很激动也很疯狂地读了两遍,没想到你们天翻地覆慨而慷会进步这样快这样大。这是一个飞跃。是从乞丐到国王或者是从国王到乞丐的飞跃。我准备把这篇稿子推荐到省里的大型刊物《小说宇宙》上去,我已经给李浩天编辑写了推荐信。浩天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挨过整也整过人知心换命半斤八两没问题没问题。”

毛毛声音颤抖尖叫起来:“行吗?”

我长出一口气,说这次如果不行就坚决不再干了,现在作家真难当,比卖羊肉串或者卖烤红薯的难度大多了。

姐夫严肃起来:“年轻人,你们要顶住。文学现在已经滑到了沟底,马上就要反弹,估计很快就要有一个大回潮。现在文学刊物越来越少,文人下海越来越多,中国都成了一个澡塘子了,

你们千万不要当文学的叛徒。不要去搅浑水。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真正的精英。”

我和毛毛就立刻精神起来，接过牛作家手中的书稿和那封推荐信，精神抖擞地告辞了。

我们信心百倍地去了省城。万没想到《小说宇宙》刚刚改刊，改成一种专门选载名人轶事凶杀侦探等等的大众文化杂志。李编辑看了牛作家的推荐信，大笑起来：“牛坦然这几年都发表不出来了，他还能帮助你们发表？”

我忙说：“我们都是业余作者，写这篇东西已经费尽了吃奶的力气。请李老师想想办法，《小说宇宙》不行了别的宇宙行不行？”

毛毛也忙用入党宣誓的口吻说：“我们真是铁了心要当作家的。”

李编辑笑道：“现在要当作家的泛滥成灾。是不是人都要写两下子，是不是人都说自己是作家。你们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说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一脚踩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作家，踩人的也是作家。”李编辑被自己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笑了一会儿见我和毛毛都不笑就不再笑。又说：“知道怎么去害一个人吗？你就告诉他，说他很有文学才能，一定能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好了，他一生就算毁了。到死狗屁都不是。”

我站起来，朝李编辑笑笑，表示很受启发。然后就开始撕那个中篇，撕完了，就撕牛坦然的那封推荐信。全撕完了，拉起毛毛就走。我相信我若再不走，下个动作就一定是扑过去咬断李编辑那细长的白脖子。

走了一会儿，我就站在马路沿上发傻，就想往汽车轱辘底下钻。

我和毛毛拼着吃奶的劲挤上了桔子罐头一样拥挤的火车。正值学生放假的时节，各节车厢毫无例外地紧密团结地忍无可忍，一只脚刚抬起来，再放下去就丢失了原来的阵地。汗臭脚臭狐臭口臭臭浪滚滚，我恍惚感到全世界简化成了男厕所女厕所。我就有了一种想要随地大小便的欲望。

列车员们满头大汗地挤过来挤过去，所有的列车员都变成了售货员，卖瓜子卖啤酒卖杂志卖盒饭，卖完了好分奖金。奖金是这个年月最热门的字眼，是一个听起来比亲爹亲妈都充满感情的美妙字眼。

又有一个卖书刊的列车员挤过来，抱着一摞子杂志，嘴里嚷嚷着：“借光借光，杀人啦杀人啦！借光借光，强奸啦强奸啦！”

我瞄了一眼那些杂志的封面封底，全是女人的大腿乳房或者蒙面大盗鲜血淋淋。于是，车厢里很多人争先恐后都买一本埋头研读。我身旁一个小伙子色迷迷地盯着一本画着女人大腿的封面，口水畅快地淌下来，他抬手揩一把口水，嘴里十分过瘾地感叹一句：“我操！”

毛毛悲伤地说：“我真替巴尔扎克老先生悲哀。”

我超脱地说：“你又不当作家了你悲哀个屁！”

毛毛破口大骂：“你说这些破玩意人们就是爱看，写这种破书的赚老鼻子了。他妈的！”

我盯着毛毛，突然一道灵感之光从我心里闪过，我脱口问毛毛：“如果我们专门来制造这种破玩意呢？”

毛毛瞪圆了眼睛：“你是说由我们来办一个作家公司？”

我喊起来：“我看能行。”

毛毛抚掌大笑：“肯定成功。”

刚才在李编辑那里的沮丧一扫而光了，我高兴得直想打自己的耳光。我俩真是一对屎蛋，怎么刚刚想到这一下呢？

众目睽睽之下,我不顾国情拖过毛毛的脑袋毫无重点地在上面胡乱来了几口,以示庆贺。

办作家公司。

我和毛毛取得了空前一致的意见。毛毛无耻地吹捧我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天才。我说发现天才的更是特大的大天才。

我俩哈欠连天地却一点也不困地讨论了两夜两天。最后敲定:谈记作家公司属于民间作家工厂,是有产值有利润的集体企业。它严格遵守企业管理原则,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把全国有写作瘾写通俗小说瘾写畅销书瘾的家伙们统统按照招工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吸引进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追求高额利润,一举扭转我们几年来的亏损局面。

首先要解决下列问题:

A. 办理营业执照。

毛毛说这事好办。毛毛的表哥的小舅子的叔叔的三姨夫的叔叔的小舅子是工商局长,而工商局长跟文化局长又是铁哥们儿。这两个家伙一个是酒鬼一个是烟鬼,毛毛说只要用两瓶茅台两条红塔山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我心存疑虑地说:“现在官场忒黑,吃鱼不吐刺吃人不吐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胃口特别好而且特别大。你在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不可以不重视敌人。两瓶酒两条烟顶个屁用。”

毛毛信心十足地说:“工商局长有个儿子抽羊角疯找不到对象,我答应把这件事给他办成,咱们办营业执照还不是易如反掌?”

我摇头说:“谁找羊角疯当老公?除非是牛角疯。”

毛毛说：“只要咱们把营业执照拿下来，管他羊疯牛疯。”

B. 开业基金。

这事难办，三年来我和毛毛搞狗屁不是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穷光蛋。亲朋好友见面都视而不见躲着走，好像我们都得了艾滋病，大家都惟恐沾上晦气。现在要万把块钱来开张，谁肯借？谁敢借？于是，我特别怀念雷锋同志。

我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去找大宝试试。

大宝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俩是铁哥们，应该说这种哥们喝点酒就更铁。大宝跟我同时高考同时落榜，本来他准备第二年再考，谁知就出了事。起因是那天他在街上闲逛，一个骑车的小伙子事先没征得他的同意就把一口痰吐在了他身上。于是就打架。他的一条腿没能经受住两块砖头的考验，断了。从此走路一拐一拐的。由此，大宝考虑目前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铁拐李的专业，就彻底断了范进中举的念头。他先是卖了几年羊肉串，发了。去年又开了一个饭店，三层楼，气派得让人牙疼。他常常开着一辆日本丰田车满街冒烟儿。我曾经动过好几回念头想把这个款爷骗到小胡同的没人处做了，然后把他的丰田车手机BP机存折三层楼和他那个漂亮的小媳妇儿都没收了。但因为顾及到我们的同窗情谊就没有下此毒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公安局目前没有停业。

大宝的媳妇小刘，是全市有名的大美人，原是市文工团的报幕员，当年追她的跟厕所的苍蝇一样多，其中款爷也不少。可她看中了大宝。我怀疑大宝除了用钱之外，还一定用了什么秘不示人的绝技。

我说我去找找大宝，毛毛说怕是没戏。我说有枣没枣三竿子。另外我想先去找找“坏三”。

最后的共识是：我去解决开业资金的问题，她去解决营业执

照的问题。

过了两天,毛毛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说执照没问题了。毛毛说工商局长笑纳了两瓶酒之后,就让毛毛给他那个羊角疯儿子找对象,毛毛答应给他儿子找一个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工商局长说人家大学生或者研究生不一定能看上我家儿子,其实我家不惟文凭注重水平找一个中专生就很不错了。毛毛说那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的爷爷奶奶都是羊角疯患者,所以那个大学生或者那个研究生对羊角疯有特殊的感情,今生非羊角疯不嫁。工商局长喜出望外忙说一言为定,你可要说话算话。毛毛说局长放心,如果找不到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我毛毛就嫁给你家公子。工商局长高兴坏了,说你们明天就来取执照。

我气急了,说你去哪里给他找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到时候你只好去以身殉职嫁给羊角疯了。

毛毛说她的同学贺小兰刚刚在厂里下了岗正在家呆得难受,她跟贺小兰说好了,让贺小兰冒充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去工商局长家里骗吃骗喝玩两天。不玩白不玩。

我有些忧虑地说:“你们孤军深入千万当心,虽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可是好猎手碰上老狐狸就难说。请转告贺小兰同志,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这是国军用血换来的教训。”

毛毛不耐烦地说:“知道知道。贺小兰同志大智大勇没问题没问题,定能够战胜顽敌度难关。你就放心吧。我明天就得去省里跑书号,你赶快筹措开业基金,有门了没有?你不是说要去找大宝吗?”

我忙说:“先去找坏三,然后再去找大宝。”

坏三正和几个哥们儿关在屋里搓麻将。我趴在门外听了一

会儿，就气势汹汹砸门。

就听到里边逮耗子似地乱响了一通，一个颤颤的声音问：“谁呀？”

我大吼一声：“公安局的。你们聚众赌博，老子要抓人。”

“抓鸡巴毛。”坏三猛地开了门。朝我坏笑。

“你们不怕公安？”我问。

“共军的公安没你这样瞎咋呼的。你那一嗓子是标准的国军。”坏三说。

我大摇大摆走进里间，朝搓麻将的哥们儿点头示意，自我感觉有一副上级首长到基层视察工作的派头。

坏三让我坐下摸两圈，我晃晃脑袋说：“我坐不住。有钱吗？借点儿。”

“听说你稿费都挣海了，你还借钱？”有人嘿嘿笑。

“是啊，你都大作家了，还能缺钱花？”坏三也笑。

“操你妈！不借就不借，少拿老子开涮。”我一脚端翻了桌子，调头出来了。

坏三忙追出来：“哥们儿，别火啊。怎么这年头作家的脾气都这么大？就跟被谁逼着多买了福利彩券似的。兄弟我这几天手头紧点儿，过几天我送几千过去。够不够？”

我盯着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打发要饭的呢？老子没说不还你啊。”

坏三忙说：“我想法给你拆兑一万。哥们儿，我可就这点儿能水儿了。”

我宽大为怀地笑笑：“这不就得了。”

坏三怕我，过去我是这几条街打架的头儿。拳头这东西常常能赢来较长时间的敬意。自古如此。

毛毛酒气熏天地回来了。鬼知道这臭娘们喝了多少酒？她说她今天打通了省出版社的路子。省出版社的黄科长今天来我市新华书店检查工作，毛毛通过牛坦然作家请黄科长吃饭。几瓶法国干红灌得黄科长趴在桌子下面学猫叫，学完了猫叫就答应批书号。

我惊讶：“这么容易？”

毛毛得意地说：“出版社现在忙着搞创收发奖金，正为找不着畅销书急得发愁上吊呢。咱们买他的书号是一种扶贫行为。”

我说：“这么说书号也跟粮棉油一样放开了随便买？那你还请他们喝什么法国干红啊？”

毛毛说：“你知道个屁，喝了干红可以享受批发价。”

我忙点头，表示出对毛毛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样子。

毛毛问：“开业基金筹措得怎样了？”

我说：“坏三过两天能送几千来。”

毛毛说：“几千能顶个屁用，你赶快想办法。”

我说：“我今天去找大宝试试。估计问题不大，大宝曾经是我的铁哥们儿。”

毛毛冷笑了一声说：“什么铁哥们儿，亲哥们儿也不行，除非是傻哥们儿，不过这年头傻哥们儿绝对没钱。”

打大宝的主意不那么顺利。

大宝眼一瞪：“没钱没钱。你小子不是当作家了吗？作家能没钱？见鬼了。”

我也眼一瞪：“你小子知道个屁，现在真正的作家都没钱。省作家协会都解散了，调整产业结构改成冰棍厂了。”

大宝纳闷：“这么说以后就没有作家了？那以后写书的活归谁管啊？”

我哈哈一笑,很作家地说:“当然有人管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作家协会要全方位走向市场。懂什么叫走向市场吗?就是下海。就是当倒爷。这次我和毛毛到省里就领回来这个任务,要举办作家公司,带领作家们走向市场。现在需要开业基金,所以来跟你借点钱。”

大宝一笑:“就你?作家公司?作贼公司差不多。”

我勃然大怒:“你他妈的知道个屁!毛毛她三姨夫是省作家协会会长,这事不交给我们办莫非还交给你办?明告诉你,这是看着咱们不错,才给你一个扬名的机会。现在找上门来要给我们赞助的企业和个人海去了。你别以为缺了你个臭鸡子儿就做不成西红柿炒鸡蛋了。”我拔脚就走。我盼着大宝拉住我,他要不拉我就坏了。

大宝果然拉住了我,嘻皮笑脸地说:“作家哥们儿,别当真啊,我是跟你开玩笑。你来借钱我能不借吗?我敢不借吗?我是说你小子当了作家的头头,是不是也给我弄个作家当着玩玩?”

我假装沉思了一下,长叹一声说:“大宝啊,你真会给我出难题啊,这事儿真是不大好办,批准你当作家需要作家公司研究决定,我不能搞一言堂。”

大宝嘴一撇,不高兴地说:“什么研究决定?还不是当头的一句话,就看你办不办了。”

我看火候已到,就说:“好了,好了,这事我看在多年哥们儿的份上我帮你办了。可是你要借给我一万块钱。”

大宝一拍胸脯说:“两万也没关系。”

我就立刻有了要牙疼的感觉,我后悔刚才嘴张小了。

营业执照办下来了。